

4582 哨所位于西部沙漠某国防基地西北角的一座小山上。哨所有6个兵,一个是班长。他们的任务有两个,一个是担任基地外围的警戒,另一个是负责每天巡路。从基地到100公里以外的县城每天要开过一趟列车,列车一半装的是人,另一半是生活和军事物资。在中途的50公里处,还有一个哨所,代号为4583,里边有10个兵,一个是班长。当然,城里是连队所在地,那里在火车站也设一个6个人的哨所,代号为4584。按照要求,三个哨所每天清晨五点,各派两个战士沿着铁路对行,一边走路,一边检查铁路的路况。

### 哨所的浪漫

巡道工的行走不同于城里人休闲散步,沙漠地区早晚温差大,早晨还穿着大衣,等到中午就要脱掉。最可怕的是到了八九月以后,天气逐渐寒冷,狂风暴雪是常有的事。三个哨所约定,以中间4583哨所为中心,往另两个哨所各行25公里处为界点,每天中午11点双方见面,一个小时吃饭、聊天,12点返程,争取下午4点前到达各自的哨所。如果11点没有等到对方,就在原地等候。超过12点对方还没来,等待的一方就要沿着对方的路线走下去,直到见到对方的人。否则,就以违规处理。从县城发出的火车时间是中午11点,中途在50公里处4583哨所停留5分钟。第二天上午11点,火车再从基地出发,中途在4583哨所同样停留5分钟。在这5分钟里,人员的换防,生活用品的补给,特别是军地往来的信件,都要在瞬间完成。

新兵起初来到军营时,常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,甚至想将来成为一名将军。等到了连队,特别是来到基地哨所后,他们才知道,他们这两年所面临的并不是影视剧里的战斗大场面,更不是男兵女兵的罗曼蒂克爱情,而是要面对茫茫戈壁上两条永远平行的坚硬而冰凉的铁轨。从班长到排长,从排长到连长,每一个老兵在欢迎新兵的动员会上都会说:“到基地当兵,就要打消过去的种种理想,更不要想那些不着边际的浪漫,在这里条件艰苦不可怕,可怕的是每天的寂寞,每月的寂寞,每年的寂寞。只有耐得住寂寞,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军人!”

沿着铁路行走是寂寞的,寂寞得有些吓人。兵们最初的几天还有话说,时间长了,话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偶尔讲几个荤段子,因为太熟悉,连嘴唇的胡须都懒得动一下。某日,4583哨所的甲兵对乙兵说:“咱们这地方太荒凉,连个母兔子都看不见。”乙兵说:“我不想母兔子,我想女歌星。要是咱们总部的歌唱家白薇来就好了,我太喜欢她了。”甲兵说:“看你美的,做梦吧!”寂寞的日子一天一天过着。某年大年三十,戈壁滩又迎来了一场多年不见的风雪。4583哨所的甲兵和乙兵照常早晨5点去巡路。他们走到去基地方向的半路,突然从对讲机里得知,总部首长今年春节将安排文艺小分队到基地慰问演出,队长就是乙兵非常喜欢的白薇。而且,他们还得知,文艺小分队在火车经过4583哨所停留的5分钟时,要给在家值勤的战士表演两首歌。听到这个消息,甲兵和乙兵异常激动。乙兵很用力地拍着甲兵说:“要是不值勤该多好,那样我就可以看到白薇了。”甲兵说:“我们想个办法,让火车经过咱俩时让它停下来,这样不就可以见到白薇了。”乙兵说:“除非是铁轨出了毛病。”甲兵说:“咱们就说螺丝松了,需要紧紧,让火车速度慢下来。”乙兵说:“你就是不说螺丝松了,这冰天雪地的,火车也不敢开快!”

甲兵和乙兵正在说话间,一阵狂风吹来,大雪迷住乙兵的双眼,他脚下一滑,身子重重地摔了下去,头部刚好磕在铁轨上。乙兵刹时感到天旋地转。甲兵抱起乙兵,大声呼唤着:“兄弟啊,你可不能睡过去,白薇很快就会来的!”

狂风吹打着戈壁,发出尖利的吼叫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,甲兵把耳朵贴近铁轨,火车还没有到来的声音。乙兵经刚才的一击,他开始说起了胡话:“天黑了,快把手电筒打开。灯,灯……给白薇,白薇!”

甲兵左手抱着乙兵,右手从挎包里取出手电筒,将开关上推,对着乙兵的眼睛照了照说:“兄弟,灯亮了,挺住,火车马上就开过来。我带着你去见白薇,我们一起听她唱歌,唱你最喜欢的歌。”

再长的火车从远处开过来也是从小变大的。等火车在甲兵乙兵身边停住时,甲兵并没有看到白薇。据车上的一位战友说,白薇此刻正在途经的4583哨所等待甲兵和乙兵归来。还有一位战友说,乙兵曾经有个过世的姐姐就叫白薇。只是他很少对人

一部《飞鸟集》新译本引发的激烈争论,已超过了翻译界的范畴。这在当下的中国译界,似乎并不多见。对于外国经典著作,有多种译本,让读者有多种阅读选择,这本身是件好事。至于译者的风格、水准,见仁见智应由读者来评判。但无论翻译与出版,若仅为利益所驱动,那就不足为取了。

作为旧书爱好者,《飞鸟集》是我接触较早的中译本之一。泰戈尔诗歌《飞鸟集》最早的中文版由郑振铎先生译出,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22年10月。这是国内第一部从泰戈尔自己译成英文的诗歌中文译本,译本标为“太戈尔诗选二”。到1933年的十余年间,《飞鸟集》先后印过五个版次。1947年作为“新中学文库”之一,又印了一版。在初版《飞鸟集》前面,郑先生写有不足两千字的短《序》,他说:“近来小诗十分发达,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太戈尔此集的影响的。此集的介绍,对于没有机会读原文的,至少总有些贡献”。郑先生有感于当时新诗兴起不久,写诗者大多小心翼翼,未敢长篇巨制,只是先从短小的诗进行新诗尝试,一时小诗盛行。当年上海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登载这类小诗甚多。于是,他便着手开始翻译小部分《飞鸟集》中的小诗,后又在杭州西湖畔,完成余下的大部分译稿。此



郑振铎译《飞鸟集》旧版书影

### 由《飞鸟集》新译本想到的……

韦泮

事得到当时文学研究会青年诗人叶圣陶、徐玉诺的激赏和支持,他们帮郑仔细校阅全部书稿后,“供给了许多重要的意见”,郑深为感动并在《序》中致谢两位好友。1925年3月,商务印书馆把他译的《飞鸟集》和《新月集》合二为一,出版小开本的《太戈尔诗》一书。

1956年7月,《飞鸟集》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的版本,郑振铎为此写下《新序》,开头便道:“我那时候只选择了其中为自己所喜欢的和能够懂得的若干篇,有些不太了解或觉得宗教的意味太浓厚的,就都删去不译。但也译得不少,共译了二百五十七首,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,就印成一本小小的书出版。现在,趁这个再版的机会,重新把我的译本读过几遍,自己发现有不足两字诗译得不太好,甚至,有些译错的地方,便都把它们改正过来,同时,又把那时候没有译出的六十九首诗,补译出来。现在这个样子的新版,算是《飞鸟集》的第一次的全译本了”。郑先生还感慨说:这些短诗,看起来并不难译,但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,或尖锐的讽刺诗,要译得恰如其意,是不大容易的。最后,郑先生作了一个说明:原据的英文本共有三百二十六首诗,其中一首是重复的,删去后成为三百二十五首。可惜的是,郑振铎于1958年10月在出国访问途中,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。这《飞鸟集》全译本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种译本。郑先生的这个全译本,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与80年代初,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重印出版。要补充说明的是,郑先生曾于1925年作为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之一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撰写的《太戈尔传》,这是国内关于泰戈尔的第一本中文传记。

五十年代中期,冰心

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另一部诗集《吉檀迦利》,又翻译了部分《飞鸟集》中的短诗,选人与石真共同出版的泰戈尔《诗集》一书中。冰心曾说:“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,他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,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,我在1921年以后写的短诗《繁星》《春水》就是受他的启发”。

泰戈尔1924年曾访问中国。在我国抗战烽火燃起时,他曾猛烈谴责过日本帝国主义者。郑振铎为此充满感情地说:“他是永远地为了公道与和平而斗争的、我所熟悉的白发的诗人,他是那样地接近我们,同情我们啊!”

同样,在上海的老一辈翻译家中,曾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吴岩先生,于一九五六年曾先行译出泰戈尔的《园丁集》,以后一直执著于泰氏的诗歌翻译。一九九二年译成《飞鸟集》。他在此书《译者后记》中写道:“如果我的译本多少还有些可取之处,那是

西谛(即郑振铎先生)对我长期教导的结果,我感谢他的在天之灵”。1995年,吴岩完成泰戈尔十种诗集的中译本,并写下译事长文《望霞听雨札记》,附在他的泰戈尔英诗汉译《心笛神韵》一书后,于1997年7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,首印即一万册之多。吴岩是我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用力最勤、成就最大的一位翻译家。在他生前,我与他在病榻旁有过一面之缘,听他畅谈翻译的经验 and 乐趣。还要提一笔的是,年届九旬的沪上翻译家、藏书家吴钧陶先生,知我喜欢诗歌,且收藏文学旧版本,特地将郑振铎先生整整一个甲子前出版的《飞鸟集》赠予我,令我深铭于心。



### 夜光杯

巨大的骨状鳞片缓缓划过水面,灰白的鱼影穿透澄净的水域划出一道道透着绿光的冷影。一条超过两米长的大鱼在离我不到一尺处游过,它身上密布古拙厚实的斑纹,两道棱状状的突起沿着鳃后延伸到尾端,矛形的鼻吻在水下搜寻,一对如豆小眼冷冷地看了我一眼,把我伸到一半的手硬生生地拦在半空。

“没问题的!摸摸看!”农庄主人热切地招呼,只差没有抓着我的手往怪兽般的大鱼身上按下去。

我退了两步,带着歉意的笑容摇摇手:“等一下,等一下,我看看就好。”

我穿着连身的橡胶防水工作服,站在水深及腰的浅池里,身边被大大小小至少三十条不同品种的鲟鱼包围。巨大的水池外是无尽的葱郁浓绿,如果天气好,可以看见山腰下的市镇,今天冷锋过境,整座山被包围在清冷的雾气之中,如果不是有人介绍,很难相信在深山野岭之间竟然有人饲养这些水中巨兽。

鲟鱼在台湾被称作鲟龙鱼,一来,这些活化石的模样确实带着三分龙样,巨鳍厚骨,头角峥嵘;二来,什么事物加了个龙字总是让人感觉高级点、尊荣点,自然也能卖个高点的价格。然而台湾气候属于亚热带,气候暖湿,加上整体地势陡峻,中央山脉一大东西,水体窄小湍急,没有大江大湖,纵使知道鲟鱼价格高昂,经济效益高,也无法饲养繁殖。而且,鲟鱼需要极为干净的水体才能健康成长,台湾大小河川早已因为工商业发展而污染殆尽,不要说是娇贵的鲟鱼,就是草鱼、鳊鱼都经常因为有无良商人偷放未经流放处理的废水而白肚一翻,无语问天。

只不过脑筋动得快得农渔业者却不甘于先天环境的限制,他们发觉台湾多山,而山中天然泉水丰沛的特点,把原该在高纬度地区大江内活动的鲟鱼放到了深山里的水池中。

当然这不是简单地做个水池把小鱼放进去就成了的事。从选种、育种到繁殖,继而建立产销管道,推广介绍,让本地消费者认识这种存在一亿七千万年的巨大淡水鱼类,台湾的业者花了二十年的苦心。

鲟鱼在台湾现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贵食用鱼类,许多饲养繁殖鲟鱼的养殖场本身同时也是规划完善的生态教室。在台北的乌来跟三峡都有这样的鲟鱼生态农庄,不但可以在里面看到、摸到活生生的鲟鱼,也可以尝一些过去只有帝王富贵之家才能享用的珍馐。

在山中养大鱼是件充满奇趣的事业,而现在为了满足饕客,连大闸蟹都养进了崇山峻岭之间。在高山涓涓清流的喂养下,这些生长在山中的中华毛蟹确实也有一番不同的清甜滋味。

台湾近年在农渔养殖上面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,除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外,还有环境污染造成的产销问题,顾客对品质严苛要求后不断高升的成本。

但在专业人士的研究辅导与农渔民的自我要求下,许多农渔产品渐渐找到新生的出路,除了优良的产品,往往生产地本身也成为具有观光价值的景点。

而最后获益的,还是我们这些贪嘴挑食又要游山玩水的人了!

### 深山里的水怪

(台湾) 谢君翰

### 游黄龙景区

秦史秩

旋车百转山, 骑目千池景。  
花海卧龙姿, 雪峰翔鹤影。  
经霜黄叶秋, 倚月白云冷。  
暮岁作斯游, 人间有仙境。

我们一行人驱车从成都去康定。

我坐在车后座上,渐渐沉睡。闭上眼睛那一刻,满目所及,还是成都烟笼翠罩、花红柳绿的繁热。同行的阿姨伸出温热的手掌拍了拍我,二郎山隧道到了。

过了此界,那边就是藏区。我睁开眼睛,眼前的景物自黑暗中倏然清晰朗润起来!

巍巍二郎山颜色由绿到深上扬而去,森然的山顶缭绕在半天乳似的云雾里仰身一啸,再连成巍峨一片俯冲下你的视线,直逼你的眼睛。我自睡意中懵懂眨眼,睫毛仿佛都能轻触到这逼面而来的冰凉山石,于是群山冲我一笑,再倏然而退,留半点绿意粘在我的眼角,算是对我的馈赠。

此刻我们正位于天全县龙胆溪川藏线上,穿过这全长4176米的二郎山隧道,对面就是泸定县别托山川藏公路。这里仅洞海拔就达2200米,已经算是青藏高原朝内大陆延展下来的次高原地带。在清冷的空气里我们裹紧了身上的防寒衣,已经觉得微微的耳涨和眩晕。不远处的隧道入口镶

嵌在绿意盎然的二郎山上,白砖红顶,复又修成两层塔楼式样,已经有了鲜明的藏区风格。隧道前的空地上,有当地的乡民迤逦摆卖着特产,带有藏域特征的乡民热情地指篮吆喝,旁边慢慢传来烤玉米的香味。

十分钟以后,我们穿越了这条国内最长的穿山隧道,时空突然出现了短暂的停顿,这停顿是那样地静默,秒针发出“咯拉”一声轻响,无边无际极为纯粹的阳光顿时从四面八方倾泻而下,我们像暴露在一大块极为纯粹的黄金里,安然承受这3000米高原以上的阳光。

以极透彻的蓝天为朋,以极广袤的大地为友,整个人的身体往后仰去,觉得自己轻若微风,又好像和这阳光一样无处不在。为什么来到这高地上的人容易成佛,就好像坐在爱琴海边的人们容易成哲一样,在这里宏大与渺小,喧然和安静之间走到了一个极点,达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对立统一之美,非身临其境的人不能感受

到。身后8公里隧道外二郎山的阴湿天气就好像前世的触觉,顿时被记忆飞速席卷而去,像蒸发一样不留痕迹。

写到这里我的指尖和心灵出现了短暂的失语,虽然我想尽力形容我的感觉然终究不可得,人世间极美的美来就是给人震惊,而不是让人言表。

汽车在如巨人般矗然而立的大山间穿行,幽深险峻的大渡河峡谷犹如飘带般蜿蜒在群山之间。高原山地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植被稀少,缺少绿荫遮蔽的山脉高低隆起,就好像巨人的肌肉般随呼吸微微起伏,间或山脉间出现自上而下滑坡的巨痕,就好像这肌肉间的血管在勃勃脉动,传递着来自大地之神的力量。

转过一处山脚,河流随意地拐一个小弯,就能形成一小处相对比较肥沃的冲击地带,于是当地的居民便在这里繁息,形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村落。

靠近河的地方总是灌溉着一小亩一小亩的田地,间隔地种植着玉米和土豆等杂粮,进去一些的地方紧靠着山,是

### 一出西关心自悠

李咏瑾

一小丛一小丛错落的民居。在这山高水急的险峻之地,人类仍然能以自身的顽强,巧妙地贴合而不是触怒自然地生存下去,是不是这才是人与自然原本和谐相处的真意?

汽车终于驶抵此行的终点,拉姆则林卡,藏语里仙女的意思,是康定此地最好的酒店。

我们一行人的房间恰好对着背面绵延的山坡。俯身放下行李,从落地玻璃窗看出去,一丛一丛淡紫点染的高山杜鹃自山巅俯冲而下,好像穿着骑马装、扬着马鞭的异族少女,美丽中掩不住火辣辣的野性,来到你身边却又不靠近,就远远近近地立在山坡上满脸挑衅地看着你,咬着唇角眼含秋水,胸口还在一起一伏。

亲爱的儿郎,你愿过去接受她含笑的一鞭吗?而远处跑马山上的月亮正在冉冉升起,清亮的歌声由远及近,响彻四野。

### 十日谈

去桐木关访茶, 请看明日本报。

行旅履痕